儀禮管見

序

學問之道首識字次窮經次實事求是學不必有所專主而字學經學則必定其所宗文字宜宗許氏說文經義宜宗鄭康成此金科玉條斷然不可改移者也鄭學尤精者三禮乃周禮禮記注妟庸人羣起
爲孤學能發揮者固絕無而謬加指摘者
似宗仰陰肆掊擊而書得盛行於世者蓋
矣近日萬充宗沈冠雲於鄭注亦多所糾駁至張稷若馬德淳但龐爲演繹其於敖氏之似是而非均未能正其失以明鄭學之精祗吾友褚先生搢升拎而擯俗沉

思好古著儀禮管見三卷於敖氏洞見其癥結隱微其郤窾究然而入劃然以解嗜先生豈好辨哉辨敖氏之失而鄭氏之精乃明抑豈特爲鄭氏之功臣哉所以欲明鄭注之精者正爲鄭注明而經義乃明也其自序謂敖之意不專在解經而惟在與鄭立異及其說有不通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詞此言可謂切中敖氏之病微先生之詳審善讀書何由發其覆耶大抵鄭學閎文如詭觀理卽暢顧自宋迄明六七百年之閒說經者十九皆以叛鄭爲事其叛鄭者十九皆似是而非但恨不能多得詳審善讀書如先生者十數輩一一盡舉而釐正

之耳夫說經之必有所專主此漢經師所謂家法予譔十七史商榷暨蛾術編已備著其說矣然如先生之說經究何嘗有偏徇黨曲之蔽乎曩者先生蒞書說周易於鄭注外兼取孟喜京房荀爽虞翻諸家於春秋左氏傳則取賈逵服虔於公羊傳則取何休皆與鄭氏不盡合也其專主於鄭者惟禮學焉可知先生之公聽並觀其墨守家法與擇善而從仍兩不相悖也凡此數者余皆與先生有同志若尚書毛詩則予惟力避鄭義而先生亦許可之德不孤必有鄰此但可爲知者道豈易爲流俗人言與

乾隆四十有九年歲在甲辰正月上日同學愚弟王鳴
盛再拜頓首謹序

序

三禮之有注所謂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宋儒說經好爲新說古注如土苴獨儀禮爲樸學空談義理者無從措辭不能廢黃勉齋楊信齋諸大儒又崇信之故鄭氏專門之學未爲異義所汨至元吳興敖君善出乃詆爲疵舛少其所謂集說雖云采先儒之言其實自注疏而外皆自逞私意非有所依據也然自敖氏之說興綴學者厭注疏之繁而樂其易曉往往舍古訓而從之近儒侍郎苞沈徵士彤亦頗稱其善焉雖不敢以爲然而特摘發間有駁正廑百之一二耳同年友

褚鶴侶先於經學最深持論最平從事禮經者幾三十年乃確知鄭義之必可從而敖說之無據嘗謂予曰君善意不在解經而專與鄭立異特其言會而不露若無意排擊者是以入其元中而不悟至於說有不通甚且竄經文以曲就其義不幾於無忌憚乎予益拊掌歎以爲篤論然未得讀其全稿也先生沒後仲子鳴皞以其儀禮管見稿本將付諸梓而屬予序之披讀再四乃知先生用心之細密卽如鄉飲酒記若有北面者主敖改東爲西先生辨之曰注明言統於門門在東不得以西爲上也鄉射記勝者之弟子洗

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位敖以袒執弓句爲衍先生辯之曰勝者之弟子卽射賓中年少者以是勝黨故袒執弓非衍文也燕禮媵觚於賓敖改觚爲觶先生辯之曰凡獻以爵者酬以觶燕禮辟正主獻旣不以爵則酬亦不以觶矣安可破觚爲觶乎大射儀以耦左還上射於左敖依鄉射改爲於右先生辯之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鄉射大射所同但鄉射位在楅西從楅向西則北爲右大射次在楅東從楅向東則北爲左敖比而同之昧於東西之別矣喪服記公子爲其妻縓冠敖改縓爲練先生辯之曰練冠之紕亦緣以縓

故阮傳云緣冠纚緣就其質言之曰緣冠就其紒言之曰纚冠毋重故言其質妻輕故言其紒非有二也士虞禮明齊醙酒敖以醙酒爲衍文先生辯之曰注明言有酒無醴据下文齊爲醙酒亦專言酒不及醴豈得妄解明齊爲醴輒刪經文乎特牲饋食禮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敖改再爲一先生辯之曰鄉飲酒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乎皆貫串全經疏通證明雖好辯者莫能撼其喙夫經與注相輔而行破注者荒經之漸也敖書今雖未大行然實事求是之儒少而喜新趨便

之士多不亟辭而闢之恐有視鄭學爲可取而代者而成周制作之精意益以茲昧則先生是編洵中流之砥柱矣夫壬子三月同年生錢大昕書

自序

儀禮一經諸儒註釋視他經爲獨少李唐以前自鄭註外有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宗田僧紹劉道拔周續之十家然其中大都專注喪服而罕及全經若義疏之學北史載沈氏重所著四十卷至隋已佚他如黃氏慶李氏孟悊之章疏其精者多採入賈疏中餘不復存自宋以後安石廢之諸儒力起而表章之於是乎爲其學者頗廣如陳氏祥道之儀禮注解陸氏佃之儀禮義楊氏復之儀禮圖皆足以發揮十七篇之義緼而牴牾處亦復不免至敖氏繼公著儀禮集說一

竊自謂於鄭注之不合於經者刪之意義有未足則取先儒之說補之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其致力亦云勤矣用心亦良苦矣然爲之反復而紬繹焉其意似不專主解經而維在與康成立異特含而不露使讀之者但喜其議論之創獲而不覺其有排擊之迹由是後之言禮家主鄭者十之一二主敖者乃十居八九矣究之以敖氏之說深按經文穿鑿支離破碎滅裂實彌近似而大亂眞又其甚者於說有不通處則改竄經文以遷就其辭毋乃近於無忌憚乎夫鄭氏之注儀禮簡而核約而達精微而廣大禮家莫出其範圍一旦敖氏之說行而

使人舍平平之正道轉入於岐趨竊恐鄭學晦而禮經之文亦將從是而晦矣不揣檮昧摭拾說之故與鄭違而實背經訓者一一訂而正之其指摘偶有一二條可採者亦間附焉又深愧夫無該洽之學綜貫之識不足以表章羽翼夫鄭學也脫稿之後名以管見藏諸篋笥以俟後之君子或者因是書而循流溯源知鄭學之灼然而易明確然而可信而不使異論邪說汩亂而晦蝕之豈非斯經之大幸也夫是愚區區之心也夫

敖氏集說妄改經文摘錄於左

昏禮　授於楹間授改受

士相見禮　言忠信慈祥以忠信二字爲衍　先見之先改走

鄉飲酒禮　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東改西

鄉射禮　東北面告於主人以東字爲衍　三耦拾取矢亦如之三改二　降袒執弓反位以袒執弓三字爲衍　折脊脇肺臑以臑字爲衍

燕禮　設洗篚於阼階東以篚字爲衍　賓出立於門外東面東改北　升酌膳酒以酒字爲衍　媵觚於賓觚改觶　升酌膳觶以觶字爲衍

大射儀　大夫繼而東上 繼而下添西字 三耦卒射亦如之 三改二 以耦左還上射於左 於左改於右 一小射正授弓 授改受 卒正坐左右撫之 以卒字爲衍 若諸公卿大夫之耦不勝 以諸公卿三字爲衍 小射正作取矢如初 以此句爲衍 受賜者 賜下添爵字

聘禮　右首而東 右改左

公食大夫禮　奠於鼎西南 以南字爲衍 宰夫膳稻於粱西 膳改設

覲禮　嗇夫 嗇改大

喪服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以弟字爲衍 總冠 總改繐

士喪禮　徹饌先取醴酒饌改奠

士虞禮　藉用葦席云席字衍祝命佐食墮祭以墮爲綏言授字之譌下記不綏祭同明齊溲酒以溲酒二字爲衍嬪曰孫婦於皇祖姑孫婦下添爾字

特牲饋食禮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左改右衆賓答再拜再改壹祝命挼祭　佐食挼祭挼俱改授挼於鹽坐振祭以坐字爲衍

少牢饋食禮　上佐食以綏祭綏改授授主婦贊者於房戶戶改東

有司徹　祭糗脩祭改取奠於羊俎東羊改魚其綏祭綏改授

儀禮管見卷上之一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皥 鳴雝 同校字
　 鳴嗣 鳴階

士冠禮第一○士冠士昏俱指士自身冠昏而言而冠昏其子亦依此禮如專謂據子立文失其本矣蓋士之子有二等其年未二十已任職而爲士者此經所指及鄭注所引齊語是也其未能任職者則賈疏所云必待四十始仕是也疏所以必如此別白者恐人誤認此爲士冠子之未仕者而言也

似與鄭異實反言以決之朱子復恐人疑冠未仕之子不用此禮故補注所未及　諸侯冠禮夏之末造想因是遂有天子冠禮至周彌文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則與士無緌者異矣又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則不用緇布冠而用元冠非特有緌而纓且用紘之色矣其行事則如左傳所云祼享之禮金石之樂因諸侯而天子可推也其祝辭則如史雍祝成王之頌因天子而諸侯可推也此見於傳記可考者也其加冠之數賈孔諸儒俱謂天子諸侯四加經籍雖無明文但位既

彌尊用冕四加禮亦宜然若王冠其子則仍用士
禮記固明言之矣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
而貴者也而說者援家語冠須有儗冠之文謂王
太子冠禮亦儗諸侯四加後人并因是而附會天
子自冠五加輾轉滋謬禮制益汨不知家語爲王
肅竄易難據說經善乎歸氏有光之言曰禮自上
達而曰天子儗冠此非孔子之言蓋亦不信之也
又案大戴禮公冠篇但有元冠皮弁元冕三加而
無爵弁一加則似諸侯仍止三加賈疏增入爵弁
以充四加之數未知何据當侯考定曹魏時以爲

天子踐阼臨民豈得復與民同因止一加而皇子再加似太從簡故爲孫毓所譏

筮於廟門○下云闑外則與特牲禮同在廟門外可知又覩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可勿拘賈疏冠有常月之說無常月而不筮月者主於日也僭褻公之冠也在冬其無常月明矣

有司如主人服卽位於西方東面北上○公有司及私臣俱可謂之有司但褻冠事所用人少或私臣已足故注專以主人所自辟除者釋之

筮與席所卦者○注云所以畫地記爻蓋據少牢卦以

木之文敖氏補入書卦之具亦容具卽方也

布席於門中闑西閾外○席用蒲當右扉

筮人許諾右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大夫蓍長則

立筮士蓍短則坐筮然筮者雖有坐與立之異而卦

者畫爻於地無不坐也此經卦者在左蒙上卽席坐

之文故不必言坐少牢禮上云立筮故下明之曰卦

者在左坐經文了然敖氏謂此不言坐則是立也立

則卦時乃坐繼乃與於少牢禮則曰坐卦者坐與筮

者相變兩處俱失之

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卦者書卦筮人執示於特牲

經文明著之矣竊疑此禮及士喪禮皆然未必有異

經文渾耳

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反之則筮者向西行就有司西方之位乃還其身東面必言東面者明與筮時異向

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冠與祭異祭用四孟不容入他月故三筮不吉則止不祭冠可用後月故三筮不吉則於下月另筮蓋祭禮可廢一時而冠禮終不可廢也然如疏謂即於是日筮下月上旬則未然蓋卜筮不過三也如初儀如筮人執筴以下之儀席與

具尙未徹故

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筮而不吉之賓則列之於觀禮賓客之中不敢褻以贊冠之事若贊冠者必用降等之賓預定而不筮矣直宿之耳言一人則餘贊冠者不親宿使人可也

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請期東面告兄弟亦然告有司西面此與特牲視濯主賓在堂下東西位者不同不可以東北面西北面之儀例之

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云先裳後衣者欲令

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其意正見非尊裳而抑衣也集說乃有纁裳與冕服之裳同而尊之之論豈爵弁之衣卑於裳耶按許氏說文市部即韍字韐之本字爲韐云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與玉藻之制微別

皮弁素積緇帶素韠○此服之衣用布用絲未有明文注謂亦同朝服用十五升布爲之而與弁同色後儒有謂皮弁之服衣用素絲按論語云緇衣羔裘素衣麑裘夫羔裘裼以緇布之衣而外加朝服仍用緇布則麑裘裼以素衣外加皮弁服意必仍用素絲矣說似可從論語邢疏引熊氏云君用素臣用綾皇氏云

素衣爲正記者亂言敍耳皇說良是夫衣裘同色豈有覺色白而用蒼黃色之衣以裼之者乎

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朝服惟素裳此俱配元端三等士必配以三等裳復制黃裳雜裳並非贅設可也二字容有中下士在其中是無定之辭非許用之辭禮服衣帶韠屨色皆一定不因其無稍爲假借何獨於元端之裳許其通用他色乎敖說似是實非且天元而地黃陽前而陰後故元必在前黃必在後元之幅必三黃之幅必四不可易也敖謂雜裳亦可前黃後元尤謬　元端服平時元冠惟始冠則配緇布

冠

爵弁○爵弁以絲爲之其色如爵頭韋弁以去毛熟皮爲之其色赤二者迥別爵弁爲士之上服大夫亦服之天子諸侯服不服無明文韋弁則施於軍旅君臣同服用亦各有所當自陳氏祥道謂爵弁卽是韋弁諸說紛紛從此而起其誤葢緣君使卿韋弁歸饔餼謂不當服兵服不知歸饔餼是主國待賓盛禮故小變其服又不得純服兵服故注謂以韎布爲衣而素裳何得卽以此爲爵弁耶惟顧命之雀弁孔傳訓爲雀韋弁則近之葢凡兵事皆韋弁服也若皮弁則以

白鹿皮不去毛者爲之晉書輿服志所云鹿皮淺毛
黃白色是也又顧命綦弁鄭注訓爲青黑色得用青
黑色者孔穎達云執兵衞王異常服是也
兄弟畢袗元○敖氏謂盡服元端如是則云兄弟畢元
端可矣何必贅一袗字乎當依注衣裳皆元之解爲
正兄弟之異於主人者主人爵韠彼緇韠也經言袗
元見韠非爵韠矣擯者贊者之異於主人者主人元
裳彼黃裳或雜裳也下文別言贊者元端見裳非元
裳矣○韠與弁俱爵色故疏謂之同
負東塾○塾基必稍高於門故有門堂之稱然必卑於

正堂斷無反崇於堂之理　按東塾稍偏在東堂西
南西塾稍偏在西堂東南適與東西堂不相直其廣
也與東西房等廣於東西堂四之一

擯者告○敖氏謂此賓乃主人戒宿而來故不出請事
　葢破注出請之言

主人揖贊者○鄉飲酒拜賓及介此於贊者止揖之禮
殺於介矣敖氏葢因後醴賓時云贊冠者爲介故謂
　如鄉飲酒之介實未然

三揖○注謂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解所以
揖之地位俱在相背相向之際其當碑揖者亦緣碑

隔之故深得制禮精意敖氏謂於入門左右之位揖三分庭一在南揖三分庭一在北揖不知第二第三揖其義何從而生至設碑之節駁去舊說云當庭南北之中亦不知何所據也　鄉飲鄉射俱指北上位定之後三揖蓋主賓各鄉東鄉西而發位則相背故揖注初未與經違

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賓蓋在西序端也文省耳此非昏禮之賓安得在主人北敖氏亦欲破注相向之說而誤又謂主人避冠子位故立序端如是則宜進負序矣何反立於此立於此者不敢蹴

賓而北也賓在序端益明

主人之贊者筵於東序少北西面○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冠者止降賓一等耳此位亦不甚顯其非私臣可知

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設笄在正纚前安得指爲皮弁笄疏謂紒內安髮笄的甚

筵於戶西南面○戶牖之間最尊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冠義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敎謂遠避主人非特失旨且背記文

賓受醴於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訝受也贊酌醴

時已言加柶此復言者葢因下面枋而連言之耳豈
更爲之謂乎觀昏禮主人受醴面枋不言加柶自明
張氏爾岐曰筵前北面致祝當在此時
捷柶○卽建柶也
冠者奠觶於薦東○士昏禮賓卽筵奠於薦左疏云升
席南面奠之南面者取席之正此亦南面奠
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特
牲少牢俱云賓取祭以降則祭脯也此篇下文卒醮
云取籩脯如初則是籩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
餘者以見母敬也凡已祭者不復實於籩廟中未有

無事而入者母在闈門外無疑

母拜受○特牲禮嗣舉時父先拜之此禮見於母母先拜之蓋一以其傳重累之一以其成人禮之也所謂斯須之敬禮以義起者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此禮主人堂上之位在東序端其堂下則無位惟有讓升時阼階前暫立之位故鄭即據之以釋初位敖氏於上主人降時撰一直東序之位遂於此經初位援以指之不知主人初降仍立阼階前不直東序此降亦然也凡堂下直東序者必稍東於阼階直西序者必稍西於西階

苟直東序恐去賓太遠不聞其字辭

請醴賓○經於醴賓醴婦字皆爲醴注必讀爲禮者蓋推僾禮於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疏謂天子禮諸侯用鬯不云望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　醴子醮子之用醴用酒則異而禮賓之用醴則同集說謂醮子之醴賓用酒則經何以不明著其文且敖氏旣讀醴如字矣又云用酒用酒而謂之醴非名實相舛乎

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不朝服以其未仕也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奠摯見君鄉

義爲長又按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條敖云莫摯之

儀主於大夫士庶人以下見於君其不用摯歟與此

自相抵牾蓋彼是而此非也鄉大夫異爵者也非其

鄉可不見先生亦然

主人酬賓束帛儷皮○幣言酬賓必行於奠觶之節矣

疏說不可易謂在賓受獻之時者非一獻之禮成於

酬於禮成而酬之亦其宜也酬賓乃獻介亦其次也

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上句不兼贊冠者在內集說

曰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此贊冠者爲介餘爲

衆賓衆賓之位亦在堂

若不醴則醮用酒○張氏爾岐曰醴醮二法其異者醴側尊在房醮兩尊在房戶之閒醴用觶醮用爵醴篚從尊在房醮篚從洗在庭醴待三加畢乃一舉醮每一加卽一醮醴止脯醢醮三加時又有乾肉折俎醴賛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醮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醴冠者每加入房易服出待賓命醮則每醮訖立筵西待賓命醴者每加冠必祝醴時又有醴辭醮則加冠時不祝至醮時始有醮辭自餘不異　此醴字注仍改讀爲禮似當從本文

洗有篚在西南順○注謂篚亦以盛勺觶按下經賓降

取爵而醮主則以醴禮賓故爵觶兼有今先實於觶

後加於尊經兩言庭洗而不言北堂之洗文略也

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於薦東○降筵奠爵拜執爵

興賓答拜然後奠於薦東其序如此必奠之者如卒

禮也

徹薦爵筵尊不徹○薦則暫徹而更設爵則再醮時仍

取以酌

有乾肉折俎○此非脯安有朐與宋敖說鑿矣數應如

豚解之骨未必如喪祭之二尹也鄭謂若今涼州烏

翅疏云豚解而七體以乾之然則與薄析爲脯者形

制迥別矣

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凡牲皆左胖左字疑右字之

訛葢諸吉禮皆升右胖而此注言凡則是解全經之

通例何反背經而云左斯不然矣疏不悟其訛乃云

據夏殷法曲說也

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不徹豆籩而設此豚俎故云

加下嚌字當從本文葢上文俎無肺而此有肺故特

言所嚌者肺而不嫌複出陸氏亦云嚌如字嚌肺者

釋上嚌之爲嚌肺也朱子曰初謂上章之三醮也如

初則祭在其中矣註誤改嚌爲祭

主人紒而迎賓○曲禮云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然則

紒同而不衣采則異　曾子問云父沒則掃地於禰

已祭而見伯叔父而後饗冠者足補此經未備

禮於阼○有父加冠則父爲主而以客位居之也故醴

於戶西孤子禮於阼已爲主也敖氏因此文遂有違

辟主人之說

若庶子則冠於房外遂醮焉○適子正法用醴而時或

可用醮庶子但得用醮而不得用醴此適庶之分也

敖氏謂不醮而用醴位亦如之庶子用醴未之前聞

康成言凡醮者不祝者以始醮曰始加元服再醮曰

乃申爾服三醮曰咸加爾服與三祝辭同故加冠時不贅辭也正指醮適子言而庶子旣用醮則亦得同之疏誤會註意而云凡謂庶子又言周之庶子只一醮然則三加時竟不用祝辭而併用三次醮辭於一醮時耶理不可行恐未然朱子亦未正之集說謂醮者亦祝夫始加元服等詞將用於醮矣而已先用於加冠時豈若是其繁複乎亦非也　適子有必當用醮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云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皇

氏云諸侯大夫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遂不改冠孔疏云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是也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母沒則無所謂使無所謂受矣被出而嫁則已絕於廟亦不得行此禮矣不在當依疏歸寧疾病之訓爲正

記

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注訓造爲作則夏之末三字當略讀句法與大人造也同徐師曾郊特牲注訓爲末世則末造二字連讀句法與天造草昧相

似亦通左氏傳季武子所云疑即夏末所造之禮然亦指君自冠非冠其子也

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上旣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明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等而下之乎觀此益見擬冠之說不足信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張氏爾岐曰諸侯繼世而立疑其生而貴矣實以其象賢乃立之非生而貴者也故其冠皆用士禮凡以官爵人皆以爵爲等殺爵以

待有德安得有生而貴者乎爵以德升故冠從乎賤
用士禮古者生不以士爲爵死不爲之立謚士固賤
者也此條深得自天子以下冠子均用士禮之意而
亦與注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謚周制以士爲爵死
猶不爲謚之說相合如此則朱子疑繼世以下爲錯
簡恐未然矣

儀禮管見卷上之二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鳳　鳴雝　嗣鳴喈　同校字

士昏禮第二〇杜氏佑曰康成謂男必三十娶女必二十嫁王肅以爲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三十二十言其極耳今按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必以仲春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孫

鄭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束晳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士昏禮請期辭云惟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便可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之文不特見於周官即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奈何舍而弗從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

衍之數生萬物也此直抉聖人制年歲之精意自春秋時風俗媮薄有不待年而即恣淫欲者於是不得已乃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漁色之端禮之本意夫寧若是叉嫁娶必以春者白虎通云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故仲春之月合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月穀多士女其文見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箋云請期其文見於邶風今亦舍經不信而信孫卿王肅等言祇見其惑茲不得不力掃羣說而獨申鄭義云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朱子謂下達二字爲用鴈而發

言士庶皆得用鴈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云納采用
鴈下達文義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同方順今無上
事而啟口則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
媒氏下通其言之說至用鴈之義注所謂順陰陽往
來也與六贄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贄以攝
盛則天子諸侯大昏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
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虎通云用鴈者
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
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
此二義兼可補注所未備

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女父在父爲主人祖在祖爲主人若父祖俱沒則行事於宗子之廟而以宗子爲主人與孔氏頴達謂女家每事告廟則男氏將行六禮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卜者然考左氏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則卜筮皆用矣壻家亦惟納吉請期有卜他禮則否又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則行六禮必告廟之說亦未的士用漆几是時主人及擯者立位與冠禮同

使者元端至○鄭注兼僚屬私臣兩項言敖氏專指家

臣似偏

主人以賓升○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卽敵者亦主人先升也聘禮賓償卿賓升一等大夫升面卿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又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道之故曰以若賓尊於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爲主人以辟正主故賓先升攷之禮無賓主俱升法疏似失之

授於楹間南面○賓主行禮之儀昏禮異於常禮者三如鄉飲酒聘禮皆云賓當楣此則入堂深而當阿也

賓主授受正禮應訝受此則並授而又俱南面也授几之法主執兩端授則賓執中間受主執中間授則賓執兩端受此則以校授賓也注俱依經設解夫安可破破注已非況改經乎敖氏改授爲受以文曲說勿從張氏爾岐謂賓主未敵故授校亦未然聘禮亦賓主不敵而公不授校何與以校者校微向外也

主人降授老鴈○敖氏云授於階下既則立於中庭

請問名○記西面對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氏穎達以爲問母姓者非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

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讓如僞

賓入揖如初禮○主人在中庭則止一揖無三揖之節矣云如初舉大略而已儀禮一經言如初者俱放此

祭脯醢○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籩爲竹豆故脯雖籩實而亦得名豆

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云豚合升則豚解爲七體而左右胖皆升矣敵亦連於骼脊則分爲二令夫婦各一增脊之一而爲八去魚之一而爲十四合偶數也經明云腊一肫敖氏謂用一胖不惟失同牢之義且近凶禮矣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皆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饌亦兼夫婦菹醢敖謂葵菹蝸醢以士用饋食之

豆籩也聶氏崇義曰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𫗦裏

從車二乘○疏謂大夫以上有貳車士有者攝盛是也

敖氏謂士從車二乘與乘車而三士之車數於此可

見轉似士應得有從車二乘者與制未合

女次純衣纁袡立於房中南面○按周禮內司服注云

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豈於嫁時

反異其色而衣緇裳纁耶吳草廬所云裳下襈與集

說同誤注以纁緣衣之解不可易

姆纚笄綃衣在其右○此與下婦纚笄綃衣以俟見及特牲主婦纚笄綃衣服並同注謂姆以綃爲領終未安綃衣本在六服下姆執禮事可以服之

纚笄被纇黼○婦人之服未有以黼爲衣者敖氏謂以黼爲襌衣而被於元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非也昏禮惟婦攝盛車服乃有異耳此固從者安得別制異服以注黼領之說爲允

加景○庶人妻用錦外加襌縠其名曰褧爲文之太著也士妻緇衣纁袡不爲文著故外加者爲景轉取鮮明之義熊氏朋來欲改景爲褧絅不必

夫人於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於即席尊西之後而言媵御沃盥交則敖云盥於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盥者夫婦也如敖御沃媵盥媵沃御盥之說是媵御盥而反遺夫婦矣則非也席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正法也何緣變爲北上彼葢因執豆席相變故遷就以文其辭耳

北面載執而俟○案少牢云匕皆加於鼎東枋東枋者鼎西面匕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則敖氏謂西面匕勝疏南面匕之說

設對醬於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設

湆於醬北御布對席○夫席之黍在醬東稷在黍東對席之黍宜設在醬西魚北其稷宜設在黍西豚北無如設稷之地已有腊在故必設黍於腊北而稷乃設於黍西此經所以特著設黍於腊北之文也鄭注所

共牢設饌圖

北

稷　黍　湆

醬　菹　醢

對席

東

西

夫席

醢　菹　醬　湆

黍　稷

南

以云對醬當特俎也觀圖自了然矣敖氏以對席當設之稍北因有對醬於腊俎爲東北及腊北卽醬西之說不知昏禮對席與媵者對席自別夫安得以彼例此設席一誤饌位無不誤矣李氏如圭謂對席亦有俎則是六俎而非三俎且失同牢之義亦非

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湆如何可咂從啜爲是每食舉必啜湆而咂醬

贊以肝從○此贊又一人亦縮執俎與少牢同

三酳用巹亦如之○儀則同初酳無從則同再酳每酳洗爵於庭皆有兩番降

乃徹於房中如設於室○不言徹設之人仍是贊也贊者屬擯相之類似非僕隸下人而爲媵御設饌又不得似主人子弟之倫注未明釋姑闕其疑

降階受笲服脩升○婦已見舅不必復出矣故侍御者先執服脩以俟於下婦旋降階受之以見姑並非以門外門內別輕重之差　按公羊傳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覿用幣何氏注去禮婦人見舅以棗栗爲贄見姑以服脩爲敬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蓋據此經見舅執棗栗見姑執服脩之文也集說謂於舅並用棗栗於姑惟用服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

可乎

拜贊答拜婦又拜○上經注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此婦拜之通例也敖氏何獨於此經云重其爲舅姑禮已然則他禮不俠拜耶其有不俠拜者惟答拜爲然少牢獻侑不俠拜者辟獻尸禮

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升鼎則合載則左右兩胖各載一俎異於同牢之合載也非無魚腊之謂士虞禮亨一胖故曰側亨此各載一胖故曰側載若因無魚腊而言側則彼固有魚腊爨矣脊亦分爲二載諸兩俎○士室約深一丈八尺向東旣接設兩席

北墉下焉能更横容婦席耶當依注共席之說室以
奥爲尊故舅居奥而姑坐舅北敖氏謂舅北姑南非
也
一酳無從○敖氏曰婦洗於北堂酌於室中北墉下之
尊西面酳戶西北面拜舅姑答拜於其席
席於北墉下○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其有東上者
統於主席也敖氏謂此席東上誤
媵御餕姑酳之○御亦得酳疑未必甚賤
於是與始飯之錯○先是婦止餕姑餘不得言錯至是
則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有交錯之義矣而必言始飯

者見止餕黍而不食舉也何也姑所舉者婦已餕訖
惟餘舅所舉者而已若餕食舅所舉而御無與可食
一食舉一不食舉非交錯之義故餕亦不餕舉經特
著始飯二字以明交錯而餕止敦黍也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奠
酬○舅姑席位當如見時注中其燕以下補經未備容
饗後亦燕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
酌酒獻婦婦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
畢更酌以酬婦婦受觶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士卑不嫌外娶先儒

俱有明說敖氏以此例大夫泥矣贈錦又在酬錦外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舅沒姑存則當時
見姑三月亦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
斯不行奠菜之禮矣疏極分明庾氏蔚之謂舅姑偏
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亾者豈禰廟可不見乎崔
氏靈恩謂盥饋於存者廟見於亾者當舅見在姑未
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
廟非無廟也以舅尚存則權附于皇祖姑之廟耳既
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
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違禮也三月祭菜變

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惟適婦乃

得行之庶婦則否

坐奠菜於几東席上○張氏爾岐曰此在奥之席

奠菜於席如初禮○張氏爾岐曰此北方之席

婿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此禮實行於婦

始來時不在老醴婦後經蓋因言廟見而及之耳

記

受諸禰廟　此爲適士二廟者言其祖禰共廟雖受諸

禰終不得云禰廟

腊必用鮮○惟九腊乃有鮮腊今有之者非攝盛也直

取其新耳故疏以日新解之

祖廟未毀則教於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於宗室○異姓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宗室注指大宗孔氏穎達謂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所以通其窮也

左首○當如注象生之訓非以西上故也故聘禮則右首矣

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注云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所指原甚廣私臣亦即在不命者內惟主人之所使耳集說專主私臣反偏

庶婦則使人醮之○醴適婦位與醴適子位同則醮庶

婦位亦同醮庶子位在房外南而矣敖氏疑此席亦

在戶間非

問名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

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賓之辭若不必爲

主人之女主人之辭若猶有他姓與男氏議昏者無

其事而設其辭皆謙退不敢質言也注疏說合記意

惟是三族之不虞○於緦小功而遂廢昏禮則嫁娶失

時者多矣三族照注父及已與子之昆弟爲是勿從

從父從祖從曾祖之親之說更宜參考於雜記之文

父醮子○此條注汲古閣本於壻也下脫去醮之禮如

冠醮與其異者於寢爾十三字按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廟示不必安也故注以爲醮於寢或謂在廟者非醮時荀子以爲父南面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呂氏坤以爲父西向子南向敖氏以爲父北面子南面三說未知孰是敖氏說本鄭注但此禮醮子父而非賓則父北面之說尚未安注亦作疑辭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命與親迎禮節各不相蒙集說言父沒則無醮而命之之人故不可親迎固哉按哀公問諸侯當冕而親迎旣繼世而爲諸侯無父可知而必親迎則親迎之禮與以父存沒

而異下記言若不親迎謂或有事故及疾不得親迎之等非必指父沒者言也

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弟注所以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沒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得稱次兄何也雖其兄而非宗子也則仍從支子之例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敖氏謂有兄則不稱宗子尚親也似失記者之意

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誤受於門中聽說也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

見禮在中庭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於其內壻立於門外東面○壻東面則主婦南面不相對

儀禮管見卷上之二

儀禮管見卷上之三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歳 鳴雍 鳴階 同校字

嵋嗣

上相見禮第三〇指諸侯之士言而天子之士及未仕之士亦在其中因平敵相見之儀而推之以至於見卿大夫見國君又推之以及卿大夫之自相見見國君又推言侍坐侍食之儀下至庶人禮亦逮焉蓋所包者廣矣

吾子有辱〇注訓有爲又言已不能先來而子反自屈

辱也集說作本字讀亦得

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注云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

是原所以托言不能習禮之故

賓奉贄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敖氏亦

以爲受於門中與昏禮受壻贄同誤

主人請見賓反見○賓出後主人不送而使擯者請見

賓亦不辭而反見葢來見之意本欲相歡洽故也其

儀則曲禮所云凡與客入者一節備之

鄉者吾子辱使某見○辱字當一讀謂辱臨也因辱臨

而已出見之故謙言若彼使之者然

賓奉贄入○今人交際以來而速答爲敬於同日則愈敬古人以異日爲敬同日而往謂之殺日故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亦因答者之敬心以爲差也敖氏云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贄且尊主人也夫還贄何爭此斯須之頃而汲汲如是且賓既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不出迎乎揆之情理斯不然矣經不言者儀已具上文耳注所謂同日異日是

送爲賓主之事疏以聘賓及尸例之恐未當

士見於大夫終辭其贄於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大夫雖不親答亦可暫受而即還之而終辭而

不受者嫌於待嘗爲臣者之禮也入時一拜尊卑不敵也送而再拜無論尊卑皆然也惟喪禮之送賓也一拜

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上主人辭贄而云不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云賤私而不足與行還贄之禮則是質言之并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

飭之以布維之以索○既裁縫衣其身翼并在內矣止縏聯其足可也敖添翼字欲補注未備實不必

執贄至下○士大夫相見既有擯者又有迎與不迎之節若臣見於君直造君所而已故注明之集說云至

下謂當帶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
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以至下爲當帶可備
一義又云臣以贄見君時君位在路門外之東南向
此則未知何据
庶人見於君○此條注汲古閣本脫去庶人之摯鶩五
字統言之則民亦庶人別言之則民自民在官者乃
爲庶人庶人見君有摯民見君無摯此經庶人指在
官故注引曲禮文
妥而後傳言○注本爾雅釋詁文郭注爾雅亦卽引此
經文爲証又詩以妥以侑毛傳亦云妥安坐也可見

古人訓妥總以安坐爲義無有言心之安和者且此妥字指侯君安坐而言不指已說敖氏言未可從

與衆言言忠信慈祥○敖氏因大戴禮注引此文無忠信二字遂欲删之不敢從

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竊疑此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與上文大人略別注專指君敖專指公卿大夫俱偏至毋改二字以注正容體義爲長敖氏謂不可以久故或改則經文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言毋改乎衆字亦不必從今文作終蓋公所固可衆人俱在也、

君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經所云視面視抱雖有上下而目睛專注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遊則目光可四注矣葢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否但雖傍遊而仍不得上過面下過帶耳集說謂與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目

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注謂伺其行起卽視無形聽無聲也若云葢恭意反寬矣

君若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卽玉藻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

無嘗食者則此經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饍者一條是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層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層兩經參考始備始明

君若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此燕見賜爵故臣先卒爵與燕禮無算爵時得君賜爵待君卒爵乃飲者不同以待飲禮輕也下席再拜稽首則儀與燕禮無算爵時命所賜者同亦以禮輕故不下拜也其授虛爵亦與以

授人與觀此經知士於侍飲侍食時堂上亦有席

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辭退下三字連讀對上

臣不敢辭之文也三辭對上不敢顧辭遂出之文也

敖云大夫起而退則君興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

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亦通

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敖氏謂言

非敵不可以接見張爾岐謂言無故不敢輕見張說

似勝敖又謂先見之先亦當作走謬也庶人見國君

則不爲容進退走耳此僅尊卑不敵何至相見而不

爲容耶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此條疑有脫誤不敢强爲之說若依注則是大夫士下脫去其使二字也

執玉者則惟舒武舉前曳踵○賈疏不爲疾趨正解舒字之義不疾趨而徐趨所謂舒也武舉前曳踵乃徐趨之狀也未嘗不趨而其迹促狹故前若舉而後若曳也陸氏佃乃以舒武爲句足迹旣舒則步開濶而無曳踵之狀矣上下文義不相背乎

儀禮管見卷上之四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巖　鳴陛　同校字
嗣出　鳴皆

鄉飲酒禮第四○鄉飲酒之禮其別有四而此篇爲鄉大夫賓賢之事賈疏論之甚詳但此禮雖主與賢能選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遵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尚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介若有遵者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齒序雖曰習射尚功而兼

貴貴尙齒猶鄕飮也其黨正飮酒則專爲正齒位
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
侍於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於鄕里
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則尙齒之中仍存貴貴
之義焉按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别若侯
國則自一命以上苟位列大夫即不以齒序爲少
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疏謂鄕大
夫士飮國中賢者用鄕飮酒禮此即論語所云鄕
人飮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飮賢然不過在坐皆賢
者耳其賓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

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
出斯出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葢賓即杖者中年
之最高者故即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
俱出矣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尚德不尚年年少
者旣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
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
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
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
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
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

位之禮汨之故詳辨於此

設篚於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此篚內實三爵一觶獻賓獻遵獻工皆爵酬賓用觶記言賓至而徹冪少牢禮尸卽位而徹冪其節一也第此則覆冪而卽加勺彼俟徹冪而始加勺爲少異耳

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此篚內實三觶一爲司正所舉而奠之其二爲二人舉觶行無算爵前一人舉觶爲旅酬始者仍奠於篚卽二人所舉中之一故止三觶

主人一相迎於門外○相依注主人之吏爲的不審學中何緣得有有司敖氏說恐臆揣

主人與賓三揖○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西面賓東面是相鄉也儐介及衆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身相背行卽注所云將進揖也主東行至阼階堂塗南賓西行至西階堂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注所謂當陳揖也主賓各由東西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遥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而生注極分明敖氏汨之不可從說又見士冠禮

賓進東北面辭洗○賓降直西序之位必稍南於洗故只須進而東行以辭

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注訓繚爲垂終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云弗撟也又云撟舉也然則鄭意葢謂舉左手以垂終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

與席末坐啐酒○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觶亦在席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爵起見明矣

自席前適阼階上○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旣啐酒於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卽

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
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
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
矣敖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則
尤非試思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按
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
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
賓北面坐奠觶於薦東○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
通例也即記所云凡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也集說
云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各從其便試思左右之

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乎既違鄭義且乖記文○酬觶不舉故奠而不授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右賓則還於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奠而不授者似矣猶未盡

主人揖降賓降立於階西○將與介行禮故揖賓示自已將降之意非揖使同降也賓見主人降亦遂自降矣凡欲入欲升欲降必先揖以示其意禮也

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以下經衆賓復位之文決之則此時介與衆賓已在西階下賓南之位矣疏是也

介升席自北方　自南方降席○升由下降由上升降之正經於此特明著之

介降洗○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者恐己飲之爵不潔也

卒洗主人盥○注謂盥者將爲介酌疏謂自飲而盥者尊介兩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較敖氏達介意之說爲長達介意在自酢不在盥

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大夫尊故旅之而不備禮答一拜士賤故旅之而得備禮答再拜注疏權不可易敖氏謂三拜者旅拜法皆答一拜者

答旅拜法因改特牲再拜爲一拜以强就其說矣甚

主人揖升○張氏爾岐曰主人自升也衆賓尚在堂下至主人於西階上獻時衆賓始一一升受之其說最當疏謂揖衆賓升非也又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即從堂下東行辭之疏言降辭亦非記云如賓賓不盡如

賓席末答拜○席末下端之末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言降席者已離席也故立文有別疏似混而同之

進坐奠觶於薦西賓辭○前主人獻則授酬則奠此舉觶即奠以下主人故也賓不敢當故辭注云下主人

非特明奠觶之故并明賓辭之故

賓坐奠觶於其所○其所仍在薦西也雖在薦西已稍移在南而近俎西矣故後云北面取俎西之觶

皆左何瑟後首挎越內絃○挎越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鉤入瑟底孔中

衆工則不拜受爵○衆工不拜受則主人亦不拜送獻衆笙同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俟升歌畢而始入匏竹在下堂下無布席故立而吹之笙有目故無相三詩皆有辭而後亾非有聲而無辭也樂縣

三篇同鄭不引詩序注禮時未見詩毛傳也

司正立於楹間以相拜○楹間東西節也其南則近堂

廉北面立而相

階間北面坐奠觶○經云階間東西之節已明而南北

之節未著故注明之恐人誤以此階間同於士喪禮

遂匠納車於階間士虞禮饌黍稷兩敦於階間特牲

禮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之等也○上經在堂廉而遙

以楹間爲節此在中庭而遙以階間爲節義例一也

坐奠觶遂拜執觶興洗北面坐奠觶於其所退立於觶

南○未飲前則奠觶而退共少立既飲後則奠而拜拜

而洗洗而奠奠而復退立皆一人獨自行禮愼重其威儀以爲表

司正退立於序端○䂓西階西爲稍西然亦在序端之南非正立其處蓋序端在介席西北非俟事處也

使二人舉觶於賓介○注謂若有大夫則舉觶於賓與大夫敖氏謂經言賓介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其說似長蓋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焉鄉射無介故及大夫

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觶儀略似但此二觶

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

賓取俎還授司正○向席而取俎自必轉身而授人若添出就而授之一節從何處就授耶經義反汩

乃羞○集說曰此時衆賓亦當祭薦

無算爵○此文甚略當參考鄉射禮但鄉射則舉觶於賓與大夫此則舉觶於賓介二觶錯酬其節不同耳

賓出奏陔○案周官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陔本有辭先儒亦謂有聲無辭非也

徵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徵召也告請

也召之與請不但見尊卑之等差且見召者必欲其來而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葢既殺於正禮則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

記

亨於堂東北○學惟一門固不可亨於門外而必在堂之東北者鄉飲酒義所謂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注葢本此又艮爲狗位在東北所亨之方亦與其物合

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經明言東上故注以統於門解敖氏改經東字爲西字以生曲說不可從

樂作大夫不入○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觶後樂未作前爲時亦無幾注言後樂賢深得禮意敖氏謂樂作則獻工大夫之獻不宜後於工然則大夫專爲自已獻不可後而不入也失之遠矣

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有磬無鍾無所對故縣於階間而不在西

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此正禮也卽康成所云升由下降由上也其主人受酢而自席前適阼階上者以啐酒在席北端故由便而非正也然則此記是正禮何以注亦云由便蓋升以自下而上爲便

降以自上而下為便因其便而禮節生即以是為正焉指身在席正中者言也若身在席北而必拘由下之禮則反躐席而不便矣故徑從北降此則真由便也注兩由便須如此分別看乃得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與蓋與彼升降皆由下之說不合故并記駁之夫駁記以伸其說何所不可

既旅士不入○注謂後正禮敖氏云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贄同其失與解大夫不入一也

儀禮管見卷上之四

儀禮管見卷上之五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皦 鳴𪁺 鳴喈 同校字

鄉射禮第五○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爲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射於學宮之禮按之各經義都不合不可從

賓出迎○出賓家之門也疏謂序之學門偶失檢耳

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以序爲無室故不言戶牖間或謂序亦有室按下經云尊於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

問似州序實無室者侯考

衆賓之席繼而西○注云未有所殊別者明所以相連屬之故其不妨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留隙地也賓旣升降由下衆賓同可知

席主人於阼階上西面○在階上少東而又少南於東序端

縣於洗東北西面○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云凡則知縣亦有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其爲肆不待言卽天子卿大夫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果何屬乎經雖無

明文注及疏以義差次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磬西縣鍾士則有磬而無鍾也東磬西鍾合之乃成肆就東西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鍾直半爲堵而已無鍾則無鎛矣然則陔夏乃金奏之一賓出奏陔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

集說謂飲射皆有鍾鼓鎛恐未的

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

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爾雅云容謂之防郭璞注容如小曲屏獵氏崇義曰縱廣七尺有半以牛

革鞔漆之陳氏祥道曰正面北之面南故文反正爲乏謂之容以獲者所屛也鄉侯五十弓則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士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士堂之深自室外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士而州序之庭葢深於士廟及寢之庭也

主人朝服乃速賓○云朝服乃速賓則戒賓不朝服矣故注謂戒時元端以此禮輕於賓興也敖氏謂戒宿同服存備一說

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据下經大夫降立於賓南之文則敖氏指階西以南當序之位爲初位者得之

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疏謂擬旅時獻士用之非也旅用觶不用爵前奠東序端之爵獻衆賓訖已奠於下篚此更取上篚之爵獻大夫獻訖亦不復用至獻士又另取上篚之爵而今奠於此者或暫奠之後則奠於下篚而文略與

席工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於其西○言少東則西於鄉飲酒工席故樂正遷近階而立遷樂在後此時已先避其位者禮主於射示其意也

笙入立於縣中西面○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酒磬在階間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敖氏欲與注異謂立於磬西不可從

太師則為之洗賓降主人辭降○明無太師主人不降洗賓亦不降也

反升就席○獻工奠爵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注釋於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誤也方行賓爵獻工之禮何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降奠爵事賓此時亦未便即升

主人降席自南方○此降席之正注云禮殺由便未詳

中庭北面坐奠觶○亦當階間南北之中而不在阼階
前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間此曰中庭互文見義
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於主人○觀此經知主人之
席在階上少東矣敖氏謂東字衍文葢欲改經文以
曲就變於君之說也
三耦皆進○敖氏曰進亦三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
堂西之儀
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向北履物之時
左足必履橫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橫畫
之隨其縱畫則虛而不履葢兩足之間也敖氏謂履

縱畫者非左足履物勢必右還其身而後向南謂下

射向上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

不去旌○旌倚侯中蓋在正下誘射者必善射其中侯

也必不中旌故可不去其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

見中侯不中旌也注以不復釋之微矣

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乘矢已射訖故更取一矢以

挾非與上相變之意

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經明言當上耦作上

耦射敖氏云當上下射之間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

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

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獵獲亦專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下射自喻若在上下射之間則宜云階間而何以云西階之東耶

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經之不挾矢而并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挾矢者俱以不射故也其不挾矢與大射同而不決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禮也

司射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經先言出於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間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

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失注中圍下射之義

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襲復衣也對袒而言故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射之南之位司馬主此時乃改解南之位而位於是焉不曰復初位而曰反位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焉爾

上射於左○當發位並行向西階時上射南下射北上射已於左矣不待降階時始易位經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

三耦卒射亦如之○言三耦不過渾舉之耳何必改三爲二凡無關大義而輕改經文者俱不敢從○第三

耦射畢無與升射者相左相揖之事矣而經言亦如之依敖氏亦必削去亦如之而後可也

司射降搢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於階前相左○司馬適堂西在司射未降先司射前降而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

乃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陳氏祥道曰考之於禮
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
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竊謂楅應
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大判言之未必尺寸不爽
如在洗西而稍南亦可云當

乃復求矢加於楅○不盡之矢必棲於隱蔽處須求乃
得

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有大夫則以公士爲賓然則
衆賓之中無士矣葢既爲士則不在詢衆庶之中也
若堂下一命之士齒於鄉里者有之故鄭以此士解
與大夫爲耦葢亦觀禮而非習射者也敖氏誤以衆
賓爲士不知此固秀民而非士矣

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横弓卻手自弓下取
一个兼諸弣順羽且興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下
射進坐横弓覆手自弓上取一个興其他如上射○拾

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還周異於大射故於
反位時著其面位而曰東面揖然則取矢東西面位
不改不過進而近楅耳非北面也惟取矢者一向東
一向西故左手踣弓有卻手覆手之異勢右手取矢
亦有弓下弓上之不同若皆北面則其儀不異矣敖
氏以上端向人爲敬之說似是實非
旣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楅南皆左還
北面搢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於右○北面下搢三
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射時上下射皆已
離東西之位一在楅西南一在楅東南矣至少進則

西南者向東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楅揖之處

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搢三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

在西是於左也下射在東是於右也至再左還而並

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並行則反

在上射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於

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也敖氏云上射固

已居右殊不可解○取矢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反位

時上射仍在北是居右猶升階進射時上射在西是

居左及南面射時上射履西物是居右也

以授有司於西方而後反位○逆受者卑賤者之分也

此往則彼逆矣未有傲然俟其至而受者
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集說言不
豢如初可知勝疏儀省之說葢第二第三番賓主大
夫等無不射者不應於此威儀反省
横委其餘於中西南末○實算者東面算於庭爲䋫於
人爲横矢北括則南首算則南末與矢相變
不貫不釋○中而又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算之理
命辭葢期其貫不期其必脫也敖氏求深反失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袒决遂執弓
搢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皆由其階降時兼大

夫升時專指主賓言敖氏曰賓主之弓各倚於其序
矢在其下而乃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
反位升○敖氏曰階東階西當序之位反立於此相待
而升
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於司射之西
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
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於堂西
襲○敖氏曰亦有司授之於堂西大夫爲下射以貴下
賤之義也耦先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
釋弓於堂西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爲之以與耦俱行

故也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決遂二者相將著則俱著脫則俱脫無獨著決理注疏俱未釋敖氏據上經司馬不決遂袒執弓之文謂此決字當衍良是

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取矢必先脫束然當其東時亦必遠羽而近鏃斯不損羽故云上握

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於中南北面視算○注云射事已明甚集說謂算中有算者之獲不敢佩刑器以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

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

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則分左右而總計之飲則從
視各耦之勝負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九算則曰
四純一奇蓋算有二而曰純矣孔氏穎達謂九算則
曰九奇恐未然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敖氏謂命設豐不搢扑者
以尊者亦當飲此豐上之觶不知賓主大夫之飲固
執爵者酌授於席前卒觶而授執爵者也不在豐
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降袒執弓反
位○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卽是射賓中之年少者矣以
是勝黨故袒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

射位者事畢也注皆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楅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袒執弓三字爲衍文而以反位爲反堂西之位刪經破注非上司馬袒决執弓之比斷不可從

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耦不升堂徒執張弓立於射位甚無謂也况大夫之耦不勝大夫並不執張弓也而謂大夫不勝耦乃執張弓乎旣不執又何釋敖氏謂耦執張弓立射位大夫飲乃適堂西釋弓似屬臆撰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薦脯醢設折俎俎

與薦皆三祭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脯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興適左个中亦如之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左个西北三步獲者之位也

注以為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獻薦異處敖氏謂獻薦皆在侯細玩此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則曰獻獲者於侯又曰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明其在侯也大射儀則曰獻服不氏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至其言

薦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薦俎從之於旣祭後俱曰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並無異詞然則兩禮所設薦俎俱在其位明矣如薦俎先設於侯中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薦俎先祭右个左个然後仍設故處而祭中何耶故當以注爲正至所以獻薦雖主獲者實兼爲侯是以俎有三祭旣有三祭則當爲侯祭矣故鄭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反注者向身內注與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爲侯祭也然則祭侯時薦俎之設亦當順侯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面之位矣敖氏亦誤○大射之獻亦當在侯因大侯前

參干二侯故移獻就其位異於此

司馬受爵奠於篚復位○司馬旣獻卽先往侯西北西面以俟至獲者飲時則北面受爵奠訖乃復位

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於其位○敖氏曰去扑者獻不可佩刑器此說得之

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獲者本負侯北面故卽北面拜受釋獲者本在中西東面故卽東面拜受其飲也則北面者轉而東面東面者轉而北面司馬司射各就其右受之

司射先反位○據鄭賈之意三耦初番射位在司射西

南至司馬定位後第二番射更移於司馬之西南故此經注云賓不言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諸儒頗疑其說俟訂

各以其耦進反於射位○敖氏曰大夫之耦以序而獨進

皆進階前揖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階前之揖各向南揖也及楅之揖則東西相向矣敖氏謂亦南面揖誤

大夫進坐說矢束○矢束在楅其說也必於楅敖氏謂大夫自爲耦者並行至楅南卽爲之其與士爲耦者

卽位而後爲之耒識在楅南何以得設東序騶虞○按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斷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註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爲官與箋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旣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也

使二人舉觶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觶飲○舉者二人所舉之觶賓與大夫奠於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終此上事俟其飲畢受觶酌酬主人及長

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於賓與大夫○侯再舉也飲酒至末雖不行酬亦必酌而奠之葢不敢必其不舉也

記

西序之席北上○衆賓三人耳其席南面東上今乃有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決非位遵於此如疏說也北上固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

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陳氏祥道曰天子諸侯言質而不言布大夫士言布畫而不言質則大夫士其地不采可知易氏祓曰皮侯大射之侯也五

采之侯賓射之侯也獸侯燕射之侯也記所言卽獸
侯也孔氏穎達曰大射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亦三
侯大參干卿大夫麋侯賓射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
之侯諸侯用三正之侯卿大夫士用二正之侯燕射
則此記是也朱子曰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
次黑充其尺寸使大如鵠三正之侯去元黃二正之
侯用朱綠
物長如笴其間容弓○容弓上下兩物中空之地也敖
氏以兩縱畫計而不以橫畫兩端計與記違矣
杠長三仞○鄭云七尺曰仞葢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

岐疏子注八尺爲仞者尋八尺則仞七尺矣孔鮒小爾雅以四尺爲仞如是則仞有三尺之墻止高七尺尤難信

几挾矢於二指之間橫之○無問矢之多寡挾之總於第二第三指間故不曰指間而曰二指之間敖氏謂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失記意

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大夫尊不與射不降可知嫌衆賓不與射因賓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

取誘射之矢者旣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敖氏謂拾取已矢乃爲之似得上經文遂取二字

意視注反位後更進取之說爲長

獲者之俎折脊脇肺臑○此條注疏終未灑然卽敖氏臑字衍之說亦屬臆斷也

大夫後出○注謂下鄉人不干其賓主之禮深得禮意敖氏云欲使主人與賓大夫各盡其禮而賓與大夫亦得各伸其尊其失與鄉飲樂作大夫不入之解同

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布幅之廣當以漢志所云二尺二寸爲正故注據之淮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以爲三尺二寸俱未的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此中一丈三分其一

以爲鵠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弓之侯中丈四尺鵠四尺六寸有奇九十弓之侯中丈八尺鵠六尺
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竟則虎中龍旜○惟賓射則容有在國在竟而中與旌亦各隨地而別若大射則未有在國者安得用皮樹翿旌燕射未有在竟者安得用虎中龍旜耶集說似混皮樹獸如人面閭角如驢羊卽褕也

儀禮管見卷上之五

儀禮管見卷上之六

長洲後學褚寅亮撰
男 鳴崴 鳴曜 嗣鳴喈 同校字

燕禮第六○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養賢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爲主雖設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儀燕以飲爲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說屨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

於寢其處亦不同矣攷之諸經諸侯於己臣有燕而無饗食意者饗食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與

膳宰具官饌於寢東○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敖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細玩經文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

在學也饌公薦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於東房矣此篇但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饌於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饌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

設洗篚於阼階東南〇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於東楹之西矣何以此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無明文

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爲衍文
左元酒南上○凡設尊之人必面其鼻而設之元酒在
左酌酒亦面鼻酌燕禮大射在尊後酌取不背君故
元酒於君仍在左於酌者則爲右
在尊南南上○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如疏說
則羃正在方壺瓦大之間何得言不雜
無加席也○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
之臣則食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爲聘使而
燕則以介爲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郎郊
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

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一重加繅席再重合為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

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公立阼階東南而南鄉對卿則卿初位遙直東序而不當東階明矣

賓出立於門外東面○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寓賓主之義故東面敖氏據彼改此亦為北面泥矣

膳宰請羞於諸公卿者○先君而後臣又膳宰卑於小

臣然則燕禮亦隱寓辨尊卑之義

坐取觚洗○角觚也於此明其爲觚下亦通稱爲爵凡獻酢等曲折之節文不具者按鄉飲大射以意求之

膳宰設折俎○敖氏曰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禮異

坐絕祭○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繚祭皆絕祭之說爲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繚絕則不同勿泥

不啐酒○注云未薦者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人受獻後卽薦此臣代君爲主故未卽薦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獻禮之受爵送

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

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

知也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文自酢兩言

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答再拜

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

升酌膳酒○凡字之無關義例者古人立文不拘拘然

敖氏必以此酒字爲衍何與

媵觚於賓○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觶今獻旣辟正主而

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觶矣安可改觚爲觶

主人坐祭遂飲賓辭○注謂辭其代君飲酒不立飲盡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謂欲即受此觶不敢煩主人之復酌已是不令其飲矣義殊牽强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下經公酬賓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

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先拜之義依疏急承君勸不敢安暇爲妥

主人拜送爵○授而不奠異於士禮少牢下篇酬尸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與

坐祭酒遂奠於薦東○代君行酬即是尊者之賜矣故

尊之而祭與先拜之義一也

公命長○注卿大夫之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

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

媵爵者立於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

序進酌散交於楹北○前之序進進而盥洗也後之序

進進而酌也故兩言之若如敖氏先者立於西階上

以俟後洗者則酌散時肩隨而行安得有交於楹北

節次凡相交者必相左吉事皆然經不盡言耳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觶於篚阼階下皆再拜稽首公

答再拜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盥

執角觶待於洗南俟後命也既得命則先奠觶於篚乃拜命既拜乃洗象觶禮之次第宜然此經始言序進在奠觶前次言序進在升實後其不在西階上立俟明矣○先酌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說

公坐取大夫所媵觶興以酬賓○言興以酬則是公親賓階酬之矣敖氏謂公不下席未是

公命小臣辭○下拜臣之常禮而辭之以其爲賓也

易觶洗○朱子曰更易二字註疏說雖詳然於例頗有不合疑本無異義不必強爲分別

反升酌媵觶○媵觶承上有命不易之文而言也此媵字指觶不指尊非衍也觀下文云若媵觶也則降便明

更觶洗升實散○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爲更爵也

若有諸公則先卿獻之○獻雖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人命之亦與卿序升敖氏謂獻卽先升恐未是

席於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同於賓也不設之而待其辭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加席者別言之則席同者曰重席異者曰加統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若命長致○上經云若君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詞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隆殺之節宜然

與立於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注云以其共勸君嘗初媵事也敖云並受君命宜終之指此節事也兩義俱有

胥薦主人於洗北西面○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於獻卿時者爵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注所云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爲大夫此益決既是大夫而注云上

無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按大射儀注云因辟正主
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
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位於
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
辨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辨獻乃布席布席
乃薦之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西
無卿與大射禮異孔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西者
非主人辨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辨
獻大夫之前實待一一獻訖乃薦主人不過布大
夫之席之先耳

席工於西階上○所主爲燕者或卿或大夫不定故繼
辯俟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
主人洗升獻工○凡不洗者不祭下衆工皆祭酒則皆
洗可知皆洗皆祭君禮之異者也獻笙同
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受賜者無論卿大夫必先以
酬賓乃以次而下
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於公乃降復位○注以此爲
大樂正位在東縣北而小樂正立於西階東北面自
若敖氏以爲此禮止一樂正告後復西階東之位二
說不同俟訂

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於其所○注疏從觶西往來之說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觶東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右還亦自北向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如何以右還爲自北向東左旋爲自南向東耶其以中庭位爲阼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間南北之中誤與鄉飲同阼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

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於賓○降字似宜在告於賓下非衍也

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此禮說屨即跣矣然亦未嘗見膚也深衣連衣裳爲之而日短毋見膚則袂衣裳者制亦可知

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敖氏云旣退則司正降而復位然究以注退立西序端之說爲正蓋旣爲司正則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察儀迨其受獻乃降復觶南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今文觶爲觚注不從而敖從之欲異鄭也其云獻不用觶未知何據惟其欲

謏已說遂併上經媵觚於賓之觶亦改爲觶以實酬
懲用觶獻不用觶之言皆改經以還就臆見也
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冪二人立於觶南
東上○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
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
訖即薦不待辯獻乃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
司正正當觶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俱北面
主人就旅食之尊而獻之○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
之義爲長獻之或西南面敖說可從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亦大判言如鄉

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卽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也大射正敖氏言卽上所云射人一人是也

賓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於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前公酬賓而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始此賓媵公而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

士旅於西階上辯士旅酌卒○旅食已得獻則旅酬宜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於西階上辯者似專指士故言辯而不言卒至士旅酌卒始指旅食者言耳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於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夫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未必與燕既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旅食後注是也惟注以左右正爲樂正則未敢深信葢獻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食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官與內小臣爲一類夫人之官也庶子爲世子之官左右正內小臣爲夫人之官故不論爵而最在後獻之且不與旅存此鄙見俟折衷於賢者

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上媵觶以大夫此則
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殺也

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古文曰公答再拜注
不從者以此時禮殺止答降席之拜也

執散爵者乃酌行之○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
爵錯酬之儀

公有命徹冪○蓋在大夫旅畢士初行旅之時

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如初○上已言士旅酌亦如之
矣復言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冪卿大夫降拜士
暫止爵之事故俟其反坐而後終旅也

寡君君之私也○注訓私爲受恩厚彼此俱可通用李氏心傳謂私之言屬則或晉使聘於邾滕豈有反自稱其君爲私屬之理敖氏同誤

記

賓爲苟敬席於阼階之西北面有脀不嚌肺不啐酒其介爲賓○敖氏謂大夫爲聘使則燕以主國之大夫爲賓非也如其說則反主爲客矣即以聘使爲賓亦無所嫌但無苟敬之席耳苟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卿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謂所與燕者雖

不爲賓亦當如苟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耶不啐酒則亦不告旨矣

羞膳者與執冪者皆士也羞卿者小膳宰也○惟薦則公以士賓以膳宰以見等差至設折俎則同以膳宰矣此言羞膳者士而不別言羞賓之人則亦同君而以上可知下文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言凡見自賓而外卿大夫同歟尊指大夫以下乎

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此見納賓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三而笙奏南陔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下所奏之詩所用之器

不同故別言之欤周官笙師管笙等皆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承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朱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則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又此無閒歌亦異常燕經云遂明不用閒之意

有房中之樂〇毛公侯芭孫毓皆云有鐘磬王肅謂無鐘磬與注同疏謂祭祀有鐘磬燕禮無鐘磬分別甚

精

儀禮管見卷上之六